



1 4
1555
211

211



門 14
號 1555
卷 211

道命錄卷第七下

晦庵先生落職罷祠謝表

臣熹言臣前任祕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今年五月十三日已該滿罷至二十七日伏準尚書省慶元二年十二月劄子節文臣僚論臣罪惡乞賜 睿斷褫職罷祠奉

聖旨依臣已於當日謝 恩祇受訖者罪多擢髮分當兩觀之誅量極包荒姑示片言之貶逮復尋於白簡始知麗於丹書鑄延閣論撰之名輟眞祠香火之奉茲爲

昭和十九年
四月十日
購求

輕典允賴洪私捧戴奚勝感藏曷喻伏念臣草茅賤品
江海孤生蚤值明時已誤三朝之眷獎晚逢興運復叨
上聖之深知召自藩維擢參帷幄畧無可紀足稱所蒙
暨遠去於朝行卽永歸於農畝然猶賦之佚祿使庇身
於卜祝之間寘在清流容厠迹於圖書之府所宜恭恪
或道悔尤乃弗謹於彝章致自投於寬網果煩臺劾盡
發陰私上瀆宸嚴交駭聞聽凡厥大譴大呵之目已
皆不忠不孝之科至於衆惡之交歸亦乃羣情之共棄
而臣憤耗初罔聞知及此省循甫深疑懼豈謂乾坤之

造獨回日月之光畧首從之常規既俾但書於薄罰
皆終之明訓儻許卒遂其餘生是宜衰涕之易零已
大恩之難報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堯仁廣覆舜哲周知謂表正於萬邦已極忠
邪之判則曲全於一物未傷黜陟之公遂使冥頑獲逃
竄極臣敢不涵濡

聖澤刻厲愚衷雖補過以修身無及桑榆之暮景然在
家而憂國未忘葵藿之初心

省劄始至先生方與諸生講論有以小報來言者先

通命錄卷十一
生畧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翊日諸生乃知有指讒
後竟無告命蓋掖垣不敢秉筆公論焉可誣也

晦庵先生落祕閣修撰依前官謝表

臣熹言臣昨於慶元三年正月二十七日準尚書省劄
子節文臣僚奏臣罪惡乞與禠職罷祠奉 聖旨依劄
臣照會臣卽於當日望闕謝 恩解罷職名仍奉表稱
謝去訖今復準都進奏院遞到告命一道付臣落祕閣
修撰依前官者彈文上徹已幸免於嚴誅詔墨下頒復
寵加於明訓閱時旣久祇命惟新感極涕零懼深首隕

伏念臣草茅賤士章句腐儒唯知偽學之傳豈適明時
之用頃叨任使已屢奏於罔功旋卽便安復未能於寡
過致煩重劾盡倚宿愆謂其習魔外之妖言履市塵之
汙行有母而嘗小人之食可驗恩衰爲臣而高不事之
心足明禮闕以至私故人之財而納其尼女規學官之
地而改爲僧坊諒皆考覆以非誣政使竄投而奚憾不
虞 恩旨乃誤保全第令少避於清班尚許仍居於散
秩慙 璽書之來下恍歲律之還周視要囚詎止於旬
時蓋存遷就逮數惡難從於末減猶聽省循日誦以還

心銘敢墜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仁兼覆載明極照臨作福作威總大權而在
已曰賢曰佞付公論於得人謂罰刑固足以懲姦而播
告豈容於匿指式敷顯號徧警具僚臣敢不深省昨非
細尋今是年齡晚晚雖悲後效之無期肝膽輪困尚喜
孤忠之有在誓堅死守覬合生成

先生獲罪之後黨禁益譁稍稍善類斥逐無遺至薦
舉考校皆爲厲禁奸貪狼籍暴慢恣肆之徒紛紛竝
起填塞要途士知務修飭守廉隅者例取姍侮或及

於禍一時從遊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
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
別其非黨先生與同志講道於竹林精舍不爲輟時
多勸先生以謝絕生徒儉德避難者先生笑而不答
○先生與祝汝玉書云某罪戾所積久知不免不謂
尚爾推遷以至今日狐豚之蹤初亦何足言顧乃重
貽有識之憂四方朋遊蓋皆有謝絕生徒之誨然鄙
性於此却有所不安姑復任之若禍害之來未遽止
此計亦非闔門塞竇所能免也季通徒步上道令人

道合錄卷十一
愧歎昨日又聞有毀學校以還僧坊之請事亦施行
彼巍然當坐者豈亦不謝客而遭此邪可付一大笑
也

言者論廷省魁兩優釋褐皆偽徒不可輕召

臣僚上言臣伏見近日偽學荒誕迂濶之說徧天下高
官要職無非此徒 陛下灼見其姦特詔非廷試省試
與兩優釋褐第一人不除職事官可謂公選矣三十年
來偽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三溫人預說試題陰通私
號所謂狀元省元與兩優釋褐者若非私其親故即是

其徒若專守此格恐偽學之徒展轉滋甚伏望明詔大
臣審察其所學而後除授取進止六月一日奉 聖旨
依慶元三年上

據進奏院報是日宗正寺主簿楊寅輪當面對而寅
以閏六月十二日除祕書丞前固未有此比五年三
月又以著作郎引年告老除直祕閣主管雲臺觀恩
數尤異先是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竝於奏牘前
聲說不是偽學如是偽學甘伏朝典又有大理司直
趙衰然者乞自今權臣之黨偽學之徒不得除在內

差遣事已行至是寅復有此請左宣教郎錢文子字
文季者時以太學兩優釋褐一任回當召乃就部注
潭州醴陵知縣而去人多稱之

劉三傑論偽學黨變而爲逆黨防之不可不至
朝散大夫劉三傑奏今日之憂有二有邊境之憂有偽
學之憂邊境之憂有大臣以任其責臣未敢輕論若夫
偽學之憂姑未論其遠請以三十餘年以來而論之其
始有張栻者談性理之學言一出口噓枯吹生人爭趨
之可以獲利栻雖欲爲義而學之者已爲利矣又有朱

熹者專於爲利借大學中庸以文其姦而行其計下一
拜則以爲顏閔得一語卽以爲孔孟獲利愈廣而肆無
忌憚矣然猶未有在上有勢者爲之主盟已而周必大
爲右相欲與左丞相王淮相傾而奪之柄知此曹敢爲
無顧忌大言而能變亂黑白也遂誘而寘之朝列卒藉
其力傾去王淮而此曹愈得志矣其後留正之來雖明
知此曹之非顧勢已成無可奈何反藉其黨與心腹至
汝愚則素懷不軌之心非此曹莫與其事而此曹亦知
汝愚之心也垂涎利祿甘爲鷹犬以覬幸非望故或駕

姍笑君父之說於夷虜或爲三女一魚之符以惑衆庶
甚至因風雷不時之變則以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有
如劉光祖因 陛下未登極羣情洶洶之時則詐傳隆
慈有 旨但得趙家肉一塊足矣之語有如徐誼其他
扇妖造怪不可勝數蓋前日之僞黨至此變而爲逆黨
矣賴 陛下聖明去之之早此宗廟社稷無疆之福然
今此曹潛形匿影日夜伺隙雨暘稍愆則喜見顏色聞
虜國侵擾之報則移於吾之君父此如鬼蜮百方害人
防之不至必受其禍臣謂今日之策惟當銷之而已其

習僞深而附逆固者自知罪不容誅終不肯爲國家用
其他能革心易慮則勿遂廢斥使之去僞從正以銷今
日之憂取進止閏六月六日奉 聖旨依 慶元三年上

劉三傑者嘗爲監察御史未三月以憂去免喪八見
因上此疏侂胄大喜卽日除右正言明年九月除侍
御史又明年七月遂除兵部侍郎

姚愈論姦僞之徒盜名欺世乞定國是

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姚愈奏臣竊見近世行險僥倖之
徒創爲道學之名竊取程頤張載之說張而大之聳聳

愚俗權臣力主其說結爲死黨陛下取其罪魁之顯然者止從竄免餘悉不問所以存全之意可謂至矣奈何習之深者怙惡不悛日懷怨望反以元祐黨籍自比如近日徐誼令弟芸援韓維謫筠州日諸子納官贖罪以求歸侍此皆假借元祐大賢之名以欺天下後世當元祐時宰輔如司馬光輩其肯陰蓄邪謀窺伺神器自謂夢壽皇授鼎白龍登天如汝愚之無君者乎侍從如蘇軾輩其肯阿附權臣妄謂風雷之變爲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如劉光祖者乎其肯當揖遜之際有但得趙

家肉一塊足矣以助汝愚之爲姦如徐誼者乎其餘百職事如秦觀輩其肯推尋宗派以爲汝愚乃楚王之裔宜承大統如游仲鴻者乎其肯獻佞汝愚以爲外閒軍民推戴相公如沈清臣謂汝愚爲壽皇養子張致遠陰受汝愚指教圖兼兵柄如此之類見於論疏不一而足此天下之所共知安可誣也夫元祐之黨如彼而今僞黨如彼臣願特降明詔播告天下使中外曉然知邪正之實庶姦僞之徒不至假借疑似以盜名欺世仍乞宣諭宰執侍從兩省臺諫凡進退人才宜各堅守正論無

惑邪說以定國是取進止四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依
慶元四年上

先是趙丞相得政首擢左司郎官徐誼子宜爲中書
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紹熙五年八月也十一月除
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趙丞相罷子宜上疏請留之
子宜亦罷旣而胡紘論趙公十不遜謂子宜嘗欲以
兵衛 上皇過庭號爲紹熙皇帝又公然告人有但
得趙家肉一塊足矣之語坐是責團練副使南安軍
安置慶元二年六月 上始得子 太皇太后命禮

鄧太常寺國史院討論典禮校書郎陳峴壽南以爲
可因此還流人之在嶺外者同列難之已而用七月
十一日德音移子宜袁州安置至是子宜之弟芸援
韓持國貶筠州例納官贖罪以求歸侍故愈上書詆
之疏中所謂授鼎登天乃何澹劾趙丞相章中語也
劉光祖德脩初爲趙丞相所引 上受禪之五日外
除司農少卿至則除起居舍人後月餘兼侍講又數
日遷起居郎爲監察御史劉德秀論罷今天動威乃
其年閏十月應詔上書之女也始趙丞相之入蜀也

游仲鴻子正爲幕賓及秉政子正自辟辦審計司改
監登臚院趙丞相罷政始除將作監主簿慶元二
年五月出知洋州沈有開應先嘉府舊僚本畱二相
所引 上卽位之八日趙丞相自著作郎授爲起居
舍人兼侍講九月遷起居郎以言罷沈清臣正卿莊
士也紹熙初爲秘書丞被章去張致遠者武舉進士
也何澹言其嘗乞以趙丞相兼樞密使慶元元年十
一月罷江西兵馬鈐轄又用監察御史張伯垓言罷
祠姚愈者字次韓平江人闕曾孫也中進士第浮湛

州縣紹熙二年秋纔監尚書六部門四年秋除諸王
宮大小學教授遷司農寺丞慶元元年夏 權右直
郎宣 改駕部擢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尋兼侍
講三年除右諫議大夫踰年乃上此奏侂冑大喜尋
愈兵部尚書五年七月拜御史中丞會其病甚遂
請祠去

諭告僞邪之徒改視回聽詔書

朕惟向者權臣擅朝僞邪朋附協肆姦宄包藏禍心賴
天地之靈宗廟之福朕獲承慈訓膺受內禪陰類壞散

國勢復安嘉與士大夫厲精更始凡曰淫朋比德幾其
自新而歷載臻茲弗迪厥化締交合盟窺伺間隙毀譽
升降流言間發將以傾國是而惑衆心甚至於竊附元
祐之衆賢而不思實類乎紹聖之姦黨國家秉德康寧
弗汝瑕殄今焉自作弗靖意者漸于流俗之失不可復
反歟將狃于國之寬恩而罰有弗及歟何其未能洗濯
以稱朕意也朕既深詔二三大臣與夫執政言議之官
益繼持正論以明示天下矣諭告所以其各改視回聽
毋得借疑似之說以惑亂世俗若其遂非不悔怙終不

悛邦有常刑必罰無赦布告天下毋忽故茲詔示想宜

知悉

慶元四年五月十三日下

劉三傑既論留丞相引僞學之罪送邵州居住言者
又論僞學之禍望申飭大臣鑒元祐調停之說杜其
根源又用新知綿州王沈言自今曾受僞舉薦關陞
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竝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閑慢
差遺蓋前此已有 旨奏舉改官人竝令聲說不係
僞學如係僞學甘伏朝典故沈又有此請也吏部侍
郎黃由子由奏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

以示不廣起居舍人費士寅戒父新爲侂冑所愛亦引蔡京文德殿碑事爲侂冑言之沈議遂格至是姚愈又加詆程張二子之學及趙丞相諸人之罪乞下明詔播告天下乃命中書舍人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如所請焉

呂泰然論不當立僞學之禁

九月十一日進士臣呂祖泰謹昧死再拜上書 皇帝陛下臣聞道與學自古所恃以爲國也丞相汝愚今之大勳勞者也立僞學之禁遂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

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邪陳自強何人也徒以侂冑童孺之師躐致禁從陛下舊學之臣若彭龜年等今安在哉蘇師且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厮役人共知之今師且乃以潛邸隨龍周筠以 皇后親屬俱至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所謂蘇師且者乎椒房之親果有厮役之周筠者乎其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陛下亟誅侂冑及蘇師且周筠而罷逐陳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其任不然事將不測惟陛下亟圖之臣昧死再拜

先是姚愈乞降詔戒飭偽邪之徒溫人有爲薛叔似象先葉適正則地者以天運循環無往不復之說感侂胄乃起象先正則典州郡象先嘗爲戶部侍郎正則太府卿淮東總領皆坐趙丞相累罷斥者也直寶文閣丁逢自四川茶馬召歸入見極論元祐調停建中調和之害且引蘇文定任忠敏之言爲證宰執京鏜何澹大然之乃留爲軍器監會直祕閣劉光祖德脩作涪城縣學記有云世方以道爲僞而以學爲棄物又云好惡出于一時是非定於萬世學者宜謹其

所先以待豪傑之興張釜時爲右諫議大夫卽論德脩佐逆不成蓄憤懷姦欺世慢上五罪詔德脩落職房州居住祖泰字泰然於子約爲族弟子約旣死慶元二年以生皇子德音移筠州居住四年秋卒子貶所明年僞學黨事作泰然不勝其憤乃擊登聞鼓上書此其大畧也陳自強者侂胄童師也慶元二年六月自選人除國子正至是已爲右諫議大夫蘇師旦者侂胄書佐周筠者侂胄家蒼頭皆補右職徑用爲要官故泰然書中及之書入侂胄大怒會方祀

明堂故不治明堂禮畢有旨泰然挾私上書語言狂妄送連州拘管右諫議大夫程松奏祖泰有當誅之罪縱不殺猶當杖脊黥面投之遠惡有旨令臨安府從杖一百真決免刺面配欽州牢城收管泰然了無懼色既至府尹為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共為章汝試言吾且置汝泰然笑曰公何問之愚邪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邪泰然曰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爾周益公時以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居官

州監察御史施康年覺察祖泰所上書及周必大姓名且言偽習之成造端自必大制降益公為少保依舊致仕侂胄死今史丞相得政下欽婺州求祖泰劫在會祖泰自歸詔補上州文學俄改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嘉定四年丁內艱無以葬來中都謀於諸公問遇寒疾死年四十八

偽學逆黨籍

宰執四人

趙汝愚

右丞相

留正

少保觀文殿大學士

王藺

潭州

同必大 少傅觀文殿大學士

待制以上十三人

朱熹 煥章閣待制

徐誼 知府

彭龜年 侍吏部

陳傅良 中書舍人

薛叔似 侍郎

章穎 侍郎

卞湜 刑部侍郎

樓鑰 尚書

林大中 侍郎

黃由 禮部尚書

黃黼 侍郎

何異 侍郎

孫逢吉 吏部侍郎

餘官三十一人

劉光祖 起居郎

呂祖儉 太府寺丞

葉適 太府卿

楊芳 秘書郎

項安世 校書郎

李稟 校書郎

沈有開 起居郎

曾三聘 知州

游仲鴻 軍器監簿

吳獵 監察御史

李祥 祭酒

楊簡 國子博士

趙汝讜 監左藏庫

趙汝談 淮西撫幹

陳峴 校書郎

范仲黼 著作郎

汪遠 司業

孫元卿 國子博士

袁燮 太學博士

陳武 國子正

田澹 宗正丞

黃度 右正言

詹體仁 太府卿

蔡幼學 福建提舉

黃灝 浙西提舉

周南 池州教授

吳柔勝 嘉興教授

王厚之 江東提舉

孟浩 知州

趙鞏 知州

首命錄卷七下

五知不足齋叢書

白炎震 成都通判

武臣三人

皇甫斌 池州都統

范仲王 知金州

張致遠 江西兵馬鈐轄

士人八人

楊宏中

周端朝

張道

林仲麟

蔣傳

徐範 竝太學生

蔡元定

呂祖泰

先是大比漕司取家狀必欲書委不是偽學五字於後有柴中行者為撫州推官獨移文漕司稱自幼習

易讀程氏傳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為偽不願考校士論壯之又婺源程洵允夫晦庵先生內弟就學于晦庵再調廬陵錄參與新史君不協臺章有吉州知錄程洵亦是偽學之流等語洵與晦庵書曰某濫得美名恐為師門之辱晦庵答曰今日方見吾弟行止分明然黨籍中不見其名故附注之

言者乞虛偽之徒姑與外祠使宿道向方臣僚劄子奏臣聞主權貴乎尊嚴君德貴乎廣大非尊嚴辨治之極則無以見其廣大之德昔郭解以任俠行

權用睚眦殺人漢法不赦夫郭解匹夫也任俠鄙事也
其奔走用命者市井姦猾也其取名也卑爲害也小漢
臣之議乃置之不道處之極典後世不以爲過者惡其
以匹夫之身而干人主殺生之柄也今姦僞之徒假正
以行汚背公而死黨口道先王之語而身爲市井之事
方爲逢掖則高揖虛拱盜聲竊響相附麗以爲名及汚
簪紳則乘隙抵巇干寵媒進相朋比以爲利喜人同己
則握手笑語結爲死黨怒人異己則磨牙搖毒陰肆搏
噬公取人主之福威以私一己之好惡升沈在其牙頰

與奪自其胸臆所締結欲以爲助則美官要職不次
躡異時傳宣出於宰屬舉留出於臺諫惟報私恩不顧
事體彼此販易有同市道黨魁磨軋攘奪相位倏去忽
來視府第如傳舍旣抑復予等典章爲棄物國家利害
生民休戚如秦越之視肥瘠邈然不以介意有時失勢
則詭形匿影呼嘯儔侶以圖報復此愛君憂國之人所
以當食息欲深絕其根本也恭惟 陛下如堯則天若
文籲俊自卽政之始建中去陂以絕偏黨之旨崇雅務
實以開衆正之路向來僞徒其大者已屏斥禁錮用懲

首惡其次者亦投閑置散使省愆咎 聖斷神運雷動
風行是非黜陟一聽公論蓋亦爲天下計爲後世計以
義行仁用嚴致平使已往者得以悔過方來者可以遠
罪融會黨偏咸歸皇極 聖德廣大可見於此然安有
危機治有亂萌彼僞徒失勢弭耳帖伏譬如蛇虺遇冬
而泰之世內君子外小人以成小往大來之吉亦當察
泰之朋陂尚中行以戒城復于隍之漸矧惟 陛下御
極于茲六稔熟知情僞洞見邪正而又臨朝宣諭大臣
用公正之士黜處僞之徒足以見 聖意之所在矣介

之邪

乙巳輕恩可謂深德可謂厚其回心向道洗

以乞明詔大臣仰遵 皇祖之訓姑與引錄

八戒之福其有長惡弗悛負固不服甘爲聖

之罪人者必重寘典憲投之荒遠庶幾咸知懲創宿

河方悉爲皇極至正之歸以成 聖明極辨之治疎

遠小臣妄議大計惟 陛下財幸取進止十二月十三

日奉 聖旨依 慶元五年上

僞學之禁雖出侂冑而力主其說者宰執京鎧何漢

臺諫劉德秀胡紘也至是德秀紘皆去侂冑亦稍厭

前事凡以偽學得罪者往往奉祠補郡而或者又以建極之說投之小人懼其事之也也故復令言者以辨治爲請然經所謂皇極者非此之謂也蓋皇者君也極者也也言人君之身居極至之地以爲天下之標準周公所謂以爲民極者是也自漢儒誤以大中二字訓之而後世因之遂以爲含容姑息善惡不分之目如曾布之建中王淮之皇極皆是也然自侂冑主建極用中之論而學禁漸弛一時廢絀之士稍稍牽敘議者亦以爲幸焉

論僞徒會送僞師朱某之葬乞嚴行約束臣僚上言口風聞四方僞徒互相嘯呼期以一日聚于信上或傳欲送僞師之葬或傳欲哭僞師之野蓋僞師朱熹居于建安信爲中路其身已歿其徒不忘生則畫像以事之歿則設位以祭之容有此事然聚會之間必無美意亦無佳語若非妄談世人之短長則是謬議時事之得失人有一喙喙有一說固非一通寒暄一敘闊闊而已特假送葬哭野之名爾臣聞此徒盛熾之時寬衣博帶高談闊論或沈默不言則其口似瘖或蹢躅不

其步似蹇冠以知天時儒者事也彼獨婆娑其巾
不正之冠履以知地形儒者事也彼獨華巧其
而爲不正之履仁義道德性命之說此儒者正論
也肆爲異論以毀其正論中庸大學儒行之書此
儒者正道也彼則肆爲非道以攻其正道猶且譎譎然
是何異盜憎主人邪至今人心之迷未悟學者之疑未
釋皆是此徒肆爲議論肆爲非道有以浸淫乎人心
瞽乎學者使仁義道德性命之說中庸大學儒行之書
晦而不明塞而不通是誰之過歟甚者初爲僞徒投香

納幣陳欸獻書願執弟子禮惟恐其不納旣而棄學排
詆其說謂非其黨追逐時好以干仕進者尤可怪也臣
又聞之異時僞師假儒道以文姦言挾虛名以欺世俗
往浙東則浙東之徒盛往湖南則湖南之徒盛以臣所
聞則湖南爲尤甚蓋一時作帥嘯呼如意其徒百人又
從而往盡館于郡下遇夜三鼓後卽大開譙門延之而
入聚于一室之內僞師身據高坐口出異言以授其徒
或更相問答或轉相辨難或吟哦怪書如道家步虛之
聲或幽默端坐如釋氏入定之狀至于遇夜則入至曉

則散又如姦人事魔之教觀其文則對偶偏枯亦如道家之科儀語言險怪亦如釋氏之語錄雜之以魔書之詭祕倡之以魔法之和同意在於獵富貴也則語人曰富貴非吾願意在於釣功名也則曰功名非吾志其徒有在選調者偽師一緘必取一薦有不待旬月而及格其徒有在卑官者偽師一語必遂一遷有不待年歲而三月爲了居而求爲當路之權攝以厚其橐有爲士人常州之餽遺以富其家其居官也有公家之以常以市私恩有屬吏之無罪或文致之以

使私忿甚至居公輔之位不肯負荷大事而輕去朝廷處危疑之時更相從與異議而幾危社稷惡之大者爲狼爲虎惡之小者爲蜂爲蠆均之害人如此之類不可勝道今乃聚于信上所談者何事所主者何意無非溫習其故態鼓扇其姦兇窺伺事端睥睨世故相率而爲僞也昔孟軻氏七篇之書皆言仁義楊朱假義之名以害夫義其弊至於爲我而不知有父墨翟假仁之名以害夫仁其弊至於兼愛而不知有君孟軻氏汲汲於闢楊墨正人心以承三聖使仁義之實昭示於天下後世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陛下自御經筵愛重其書講明其道至於終篇臣知
聖意深知楊墨之害仁義而亦知今之僞徒者壞仁義
道德性命之說攻中庸大學儒行之書使此理不明於
天下其爲害尤甚於楊墨也臣願 陛下下臣此章令
禮部鏤板布告天下使下學者曉然知今日好惡取舍
之實所惡所舍者在於僞徒所好所取者在於儒者之
正論儒者之正道使仁義道德性命之說中庸大學儒
行之書其正論其正道皆如孟軻氏七篇之仁義復見
於世學者以是而立言有司以是而取士使僞徒不得

以伸其喙如楊墨不得以塞其路惟不得涉於道家之
科儀釋氏之語錄與其他怪僻之語出於僞徒之口者
場屋所當悉禁市肆不得復鬻其文今後如遇取士乞
令禮部申嚴行下主司照應施行則人心自正三聖可
承也所有僞徒如果有聚於信上乞令守臣嚴行約束
散植壞羣毋使滋蔓具已施行申尚書省如此則僞徒
庶幾其屏息正道庶幾其昭明天下幸甚取進止十一

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依 慶元六年上

晦庵先生既奪職罷祠慶元四年十二月乃申建寧府以年七十乞預保明申奏致仕五年有旨依所乞守朝奉大夫致仕六年三月九日甲子卒于考亭年七十一先是寢疾諸生惟蔡沈葉賀孫九人在側辛酉改大學誠意章癸亥諸生入問疾先生起坐曰誤諸君遠來然道理亦止是如此但相倡率下堅苦工夫牢固著足方有進步處諸生退先生作書二范念德書托寫禮書黃榦書令收禮書底本補葺而成之其書界行開具逐項合修條目且封一卷往爲式子

在書令早歸收拾遺文甲子移寢中堂諸生復入問曰先生之疾革矣萬一不諱用書儀乎曰疎畧然則當用儀禮乎乃領之良久而逝其年十一月葬建陽康石里大林之原而言者誤以爲歸葬婺源故有此請也先是有新除州學教授余嘉者獻書政府請斬先生以絕僞學丞相謝深甫抵其書于地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爾果何罪乎事乃止然先生之歿言者猶不能已時程松爲右諫議大夫陳謙爲殿中侍御史林采施康年爲監察御史明年

道命錄卷一
譙除太常少卿采殿中侍御史康年右正言松同知
樞密院事○先生既歿論益壽張至嘉泰二年壬戌
時論欲稍示更張以就平於是遂除先生華文閣待
制與致仕恩澤時傅伯壽守建寧猶以前憾不申先
生之歿故以生存出命○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
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
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
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
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

俗以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
十年間歷事 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
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
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

言者論習僞之徒唱爲攻僞之說乞禁止

臣僚奏臣聞習僞者名教之僇人欺君者臣子之大罪
欺與僞蓋人材風俗之所深患誠不可不察也苟有人
焉方僞習之熾則從之及僞習之衰則攻之譽之於前
而毀之於後揚之於始而抑之於終彼自以爲得媒身

通鑑卷一百一
干進之計而不知墮在欺君之域爲人臣子而欺君雖
有他美其罪莫贖也臣仰惟 陛下負英明之資秉剛
健之德不昭國是公道四達其於人材進退升黜之際
若持衡焉軒輊自分若止水焉妍醜畢見初何容心於
其閒鄉者曲學異論之徒得罪名教心跡昭晰 陛下
奮發英斷固已不容於世中外臣子自宜精恪一心盡
忠竭誠以承休德而貪爵慕祿之人不知 聖意所在
於是習僞之徒倡爲攻僞之說自謂足以追逐時好故
有推尊其人相率士友立祠作記褒美其所學而復上

排擯之書徑竊美官者有素與其徒深相結納或爲序
文誇詫其篇什而復進切詆之說肆其詭計者有曾論
薦其黨與家人私相往來而今竝緣奸計以自媒其身
者有曾經臺諫論列其廷策專主是學而今復反其說
以自文其過者甚至所師者此學所友者此徒人具言
其有樞衣贄見之書而復自叛其習矯飾前非駕其說
於淺俚不足數之人其他從風胥靡隨波逐流前譽後
毀始揚終抑不可徧舉夫前日習僞之徒盜名以欺世
其罪固不容誅今者以僞攻僞其弊遂至於欺君罪又

通鑑卷一百一
甚焉臣嘗謂絲慶元初迄今于茲八年陽內陰外其類已分真是偽非其論已定人之趨嚮又已一歸于正謹守而隄防之其權在二三執政大臣其次在給舍又其次在臺諫設使朝廷未知其有人有所除授給舍不繳駁臺諫不論列而百執事之間指其人聲其罪可也今乃不然徒肆諸空言遂使世人譁然指攻偽而爲進身之具鈞取爵祿之資凡投匭而上書 陛辭而進說召見而賜對其論一本於此臣亦切料 陛下之所厭聞也臣恐繼此有操入室之戈彎射羿之弓轉前日習偽之

心爲今日攻偽之欺相帥成風上下一律是豈清朝之所宜者哉臣愚欲望 睿慈下臣此章播告中外繼自今以始專事忠恪毋肆欺謾不惟可以昭 聖朝公正之心抑亦有以杜偽習淆亂之患其於人材風俗誠非細故取進止正月十七日奉 聖旨依 嘉泰二年上

自慶元以來何澹京鏗劉德秀胡紘專主偽學之禁爲侂胄斥逐異己者羣小附之牢不可破五年紘罷吏部侍郎德秀自吏部尚書出知婺州六年鏗以左丞相死于位獨澹未去也言者復論偽學之徒餘孽

未能盡革願於用人聽言之際防微杜漸其年七月
澹罷知樞密院事魁儉盡去侂冑亦厭前事且有開
邊之意而往時廢退之人又有以復讐之說進者故
此疏遂上時林采爲殿中侍御史施康年爲右正言
其年二月朔遂命追復趙丞相資政殿大學士而黨
人之見在者徐子宜劉德脩陳君舉章茂獻薛象先
葉正則林正甫詹元善蔡行之曾無逸項平父范文
叔黃商伯游子正之流咸先後復官自便或典州官
觀又削薦牘中不係僞學一節俾毋復有言十月有

旨朱某已致仕可除華文閣待制依條與致仕恩澤
十二月周丞相復少傅留丞相復少保自是學禁稍
稍解矣

道命錄

下

道命錄下

道命錄不足齋

道命錄卷第八

道命錄卷第八

晦庵先生朱文公賜諡指揮

勘會嘉泰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已降指揮朱熹已致仕
可除華文閣待制依條與致仕合得恩澤十月十八日

三省同奉

聖旨特與賜諡令有司議定申奏仍依條與遺表恩澤

一名

右劄付禮部太常寺 嘉定元年十月二十九日

晦庵先生既沒之四年韓侂胄將用兵遂以太師

章軍國事開禧二年四月鎮江軍取泗州五月襄陽
軍襲唐州皆大敗十二月興州都統制吳曦受金命
稱蜀王朝廷大震三年二月隨軍安轉運丙以義士
楊巨源正將李好義之衆討曦殺之朝廷復與金議
和金必欲得首議用兵賊臣以易淮陝侵地資善史
直講彌遠密爲上謀除侂胄伺其朝遣兵殛殺之
十一月三日也明年改元嘉定於是追錄學黨之士
申加恩數而晦庵先生之忠誠先見始得暴白其
年十月十八日有旨朱某特賜諡令有司議定中

奏明年博士諡曰文忠吏部員外郎兼權考功郎官
劉彌正去忠存文天下以爲當三年又特贈寶謨閣
直學士○蔡元定亦特贈迪功郎制曰士之遇不遇
天也其或擯斥於生前而獲伸於死後天理昭昭未
有久而不定者爾問學有源操修無玷杜門著書初
無與於世者不幸見誣荐遭遠謫今是非已定爾則
殂矣朕甚愍之其贈以官慰爾泉下死雖莫贖尚知
享哉

晦庵先生朱文公諡議

議曰三才定位非道無與立也儒者之學所以講明大道正人事之綱常而參天地之化育故世之治亂常視道之隆污若饑者之食必以穀粟寒者之衣必資桑麻不可易也自周衰正學不明道術分裂急功利者昧本原其流爲申韓尚清虛者忘實用其弊爲莊老孔孟生乎其時躬履是道旣與其徒辨問講說又著而爲書筌後世有傳焉然轍環天下詆毀困阨至老而不獲用身死而後其道始明是何不能取信於當時而乃獲傳於後世邪蓋真僞之相奪固不容以口舌勝而在己直入

者又聖賢之所不爲也百年之後愛憎泯而是非定則謗毀熄而公議行矣至漢之楊雄隋之王通唐之韓愈學孔孟者也其出處通塞大抵皆然故待制侍講朱公自少有志斯道旣仕志愈篤累辭召請益得以涵養所學其後不獲命亦屢位于朝分符持節于外而類多齟齬不合 主上龍飛擢侍經筵未幾力排權臣而逐去尋以論者詆爲僞學奪職而公亦繼以下世矣權臣旣誅 聖化日新乃還舊職特命賜諡以公之學會不究用於平生而僅昭白於身後豈其儒者之道固不能以

苟合而亦不可以終泯蓋異世而同符也謹按諡法道
德博聞曰文廉公方正曰忠惟公躬履純誠潛心問學
近承伊洛遠接洙泗自格物致知閑邪存誠以爲踐履
之實用功於不睹不聞之際加省於日用常行之間及
行著而習察德新而理明然後發聖賢蘊奧之旨救清
談功利之偏訓釋諸經平實坦明使後學有所依據居
鄉則信於朋友而有講切之功居官則吏民而以教化爲務非道德
博聞之謂乎惟公以難進易退之節在憂國愛民之誠爲郡太守則勤郵
民隱如恐傷之奏減橫賦修舉荒政爲民有請不避煩瀆必使實惠下究

任部使則糾發吏姦不撓於權勢雖忤時必得其職乃
已至於立朝則從容奏對極言無隱剴切論疏發於至
誠方權臣初得志竊弄威福知其漸不可長禍且及天
下抗章極論繼於講筵密奏雖知取禍弗顧也非廉方
公正之謂乎彼詞章制作兼備衆體雄深雅健追竝古
作亦可以爲文矣而未足爲道德博聞之文也彼盡心
獻納隨事規諫或抗直以揚名或削橐而歸美亦可以
爲忠矣而未必皆廉方公正之忠也曰文與忠惟公足
以當之而無愧合是二者以定公行傳之天下與來世

庶乎久而益信謹議

嘉定二年太學
博士章棣上

晦庵先生朱文公覆諡議

議曰諡古也複諡非古也諡法曰諡生於行者也苟當於其行一字足矣奚複哉故侍講朱公沒於爵未得諡

上以公道德可諡下有司議所以諡謹獻議曰六經聖人載道之文也孔氏沒子思孟軻更述其遺言以持斯世文幸未墜漢末諸儒采掇以資文墨鄭司農王輔嗣章又老死訓詁謂聖人之心真在句讀而已隋唐間河汾講學已不涉聖賢闡奧韓愈氏復出特其文近道

爾蓋孔氏之道賴子思孟軻而明子思孟軻之死明復晦由漢而下闇如也及本朝而又明濂溪橫渠剖其幽二程子宿其光程氏之徒噓其焰至公聖道粲然矣公之學以誠持中敬持外其於書捨六籍則諸子曲說不得干其思其於道不敢深索也恐入乎幽不敢過求也恐汨其統讀書初貫穿百氏終也縮以聖人之格言自近而入微由博而歸約原心於眇忽析理於錙銖采衆說之精而遺其粗集諸儒之粹而去其駁嗚呼醇矣哉孟氏以來不多有也公中科第猶少也薄游徑隱閉

門潛思朝廷每以好官召公莫能屈不得已而出惟恐去之不早自官簿書考者九而閑居者四十餘年山林之日長問學之功深也平居與其徒磨切講貫皆道德性命之言忠孝愛之事由公學者必行己莊與人信居則安貧而樂道仕則尊君而憂民重名節而愛出處合於古而背於時若此者真公之學也嗚呼師友道喪人各自是公力主緒本未宏闊而弄筆墨小技者以爲迂癯於山澤無競而汨沒朝市者以爲矯自童至耄動以禮法跡弛於繩墨者冊以爲誕世嘗以是

病孔孟矣公何恨焉初太常議以文忠諡公按公在朝之日淺正主庇民之學鬱而不施而著書立言之功大暢於後合文與忠諡公似矣而非也有功於斯文而謂之文簡矣而實也本朝歐蘇不得諡文而得者乃楊大年王介甫介甫經學非醇也其事業亦有可恨楊公正復文士爾文乎文乎豈是之謂乎世多評韓愈爲文而非也原道謂軻之死不得其傳斯言也程子與之公晚爲韓文立考異一書豈其心亦有合歟請以韓子之諡

諡公謹議

尚書吏部員外郎兼考功郎官劉彌正上奉聖旨依

道命錄卷八

六知不足齋叢書

李仲貫乞下除學禁之詔頒朱子四書定周邵
程張五先生從祀

承議郎祕書省著作佐郎兼沂王府小學教授李道傳
劄子奏臣聞天下治忽繫乎人材之盛衰，盛衰繫
乎學術之明晦。臣前所陳願，陛下搜羅人材以待天
下未至之憂，雖書生常諺實切。今日之務，然以作成
人材之本則未之及也。臣請為陛下終言之。臣聞孔
孟既沒，正學不明，自漢唐非無儒者，然於聖門大學之
道，或語之而未近，或近之而未真，理未能盡，窮義未能

盡，精施之於事，未能盡得其當。故千數百年之間，雖有
隨時以就功名之臣，亦不過極其天資力分之所，而
已。治不如古，職此之由。至于本朝，河洛之間，大儒竝出，
於是孔孟之學復明於世。用雖未究，功則已多。近世儒
者，又得其說而推明之，擇之益精，凡學者脩
己接物事君臨民之道，本末精，餘蘊誠使此學
益行，則人才衆多，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往者權臣顧以
此學為禁，十數年間，士氣日衰，士論日卑，士風日壞，識
者憂之。今其禁雖除，而獨未嘗明示天下以除之之說。

臣以爲當世先務莫要於此今有人焉入則順於親出則信於友上則不欺其君下則不欺其民義不可進不肯苟進以易其終身之操義不可生不肯苟生以害其本心之德誠得此等人布滿中外平居可任緩急可恃豈非陛下所願哉如此等人豈皆天資知而行之非學不可然則學術成人非今日最要之務乎臣願陛下特出明詔崇尚此學指言前日所禁之誤使天下曉然知聖意所在君臣上下同此一心感應之機捷於影響此詔一下必有振勵激昂以副□□□□成之意

者臣聞學莫急於致知致知莫大於讀書書之當讀者莫出於聖人之經經之當先者莫要於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之篇故侍講朱熹有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學者傳之所謂擇之精而語之詳者於是乎在臣願陛下詔有司取是四書頒之太學使諸生以次誦習俟其通貫浹洽然後次第以及諸經夫大學者所以教育人才爲國家用且使四方之士聞其風節傳其議論得以慕而效之也今學官選任太輕而學法束之太嚴教育之責有所不暇故近以來風節議論亦未有

以風示四方凡上下之所從事不過每月之試而已臣
以爲非建學本意謂宜稍寬學官生員往來之禁使得
用意課試之外從容講論交相資益庶幾成就德業以
備 陛下之官使臣聞紹興中從臣胡安國嘗欲有請
於朝乞以邵雍程顥程頤張載四人春秋從祀孔子之
廟淳熙中學官魏掞之亦言宜罷王安石父子勿祀而
祀顥頤兄弟厥後雖詔罷安石之子雱而他未及行儒
者相與論說謂宜推而上之以及二程之師周頤臣願
陛下詔有司考安國掞之所嘗言者議而行之上以

彰 聖朝崇儒正學之意下以示學者所宗其所益甚
大其所關甚重非特以補祀典之闕而已 陛下不以
臣言爲迂誠能下除禁之詔頒四者之書定諸儒之祀
三事既行人心興起當見天下之才日盛一日天下之
治歲加一歲其或不然臣請伏妄言之罪取進止

嘉定四年

十二月上

先是紹興七年春胡文定公奏疏辨陳公輔所詆程
學之謬因乞以康節明道伊川橫渠四先生春秋從
食孔子之廟張魏公爲政奏八報聞乾道五年春繼

除魏掞之元履爲太學錄又白宰相言宜罷王荆公父子勿祀而祀二程先生宰相陳魏公不可淳熙四年趙侍郎粹中又奏乞去王雱而擇本朝名儒列于從祀詔禮官學官與給舍議李文簡時爲禮部侍郎上諭以范司馬二文正歐陽蘇二文忠從祀李公以爲可趙衛公在西府尤主之且欲置范歐而升司馬蘇于堂上龔李二參政不以爲可乃不行其年秋但去臨川伯雱畫像而巳至是仲貫見上首乞下除學禁之詔因以濂溪及四先生列于從祀會西府中

有不樂道學者而朝廷亦以其事大體重故未及行焉明年國子祭酒劉燠晦伯又乞以晦庵語孟集註立于學官從之

南軒先生張宣公諡議

議曰公蓋代儒宗爲國世臣起千載絕學負四海重名功業未遂中道以沒于今三紀矣易名之典久未克請維時帥臣列其事于朝上卽報可所以尊道崇化也天光下臨雷厲風動豈容拘常襲故實靡名浮者所可同日道哉公丞相魏國忠獻之嗣子五峯先生胡公之

門人也鍾美萃靈英特邁往親承忠孝之傳講切義理之學慨念孔孟既沒正論淪鬱言道德者溺虛無尚功利者急變詐而儒者功用泯然無見於世去古愈遠流靡日激宋興百年河南二程始唱明道學開迪人心由是聖賢不傳之緒賴公復續然俗之久安者難變理之僅明者易微公爲此懼毅然以斯文爲己任采摭遺書尋繹精義居敬窮理以立本開物成務以致用其學極於廣大高遠究其歸則不離於簡易篤實故凡見之言語文字之間職守事功之會無非爽闡明白務實求是

謂克己復禮顏子所以爲百世師也作希顏錄且
自警謂仗義履正諸葛忠武所以爲三代佐也作武侯傳又爲之記爲之贊先漢人物獨許董相以知學若趙營平之爲國遠慮尤拳拳焉則其講學之精微趨向之純一識者有以知其心矣 孝廟初元銳意規恢建置督府公參濟機幙間以軍事入奏爲 上開陳正名復仇大義慷慨激切及爲郎賜對申演前議乃在實於修德實於立政實於備禦而無取乎徒假其名經筵勸講援古證今願 上以三代之治自期其論高矣至條舉

治要不過曰宅心爲萬事之綱修身爲天下之本上稽
天理下從人欲見於行事者皆至公務實而已三復至
言其視帝王盛時元臣碩輔所以識達國體啟沃君心
者異世一轍公自以蒙被殊知圖維補報奮不顧身盡
言無隱如指切發運苛斂之病民力排樞筦除授之非
據英詞勁氣至今凜凜直道難行毀言日至公不得久
留內矣越數歲天子深思其賢俾臨藩屏公誼存報
主不以內外爲間隨其所至先立成規其經略廣西也
所以復于上者必欲以撫存安靜爲本及制置荆南

也首以凡事務實不但空言見義則爲不敢顧進言
爲上言之公惟誠於爲民若保赤子誠心求之不墜
聖賢之訓故洊更二鎮凡民事利害休戚博采周咨惟
恐不及如鹽莢如馬政義勇如弓弩手究見本末立奏
罷行會無留滯必使封圻之遠閭閻之細悉徹黠聰
上亦嘉其忠實璽書勉勞有志大用而公已屬疾矣病
亟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僞好惡
公天下之理其愛君憂國至公血誠雖死不忘某讀公
遺編至此廢卷永嘆竊謂公平生大節所以蔽天地而

不慚質鬼神而無疑者其學自不欺始蓋理之實然者
謂之不欺公能存此心充此理任重道遠無疆自然講
於己者為實學復於君者為實德建於利者為實利篤
志明善以知之鞠躬盡力以行之夫是以天下無不可
為之事臨事無不可成之功而儒者有益於人之國信
矣夫唐人有言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其斯之謂
歟謹按諡法體和居中善聞周達曰宣沈涵道真見理
昭徹秉德制行渾然天成非體和居中乎人宗其學宗
藏其書君信其言民孚其惠非善聞周達乎節行壹事

請諡曰宣

太常博士
孔焯上

先是嘉定七年八月資政殿學士知潭州衛涇奏為
南軒先生請諡得旨從之

南軒先生張宣公覆諡議

議曰公以堯舜君民之心振一世沈溺以孔孟性理之
學起一世膏肓君臣都俞師友講習載在方策莫不家
藏其書人慕其學昧者識所趨嚮識者得其指歸習與
性成天理昭晰豈小補哉汝明生晚居僻每想其人恨
不得執鞭為御聽警誨以開茅塞今清朝特采公論以

易公名申賁後學適茲承乏考績竊以爲公之應謚所不待議將盡南山之竹不足以發幽潛尚何所措詞惟公之學根原於中庸大學之奧旨參訂於濂溪二程之微言漸漬於忠獻之純忠發揮於五峯之師說豁此心於天地充其仁於萬物辨之明毫釐必計行之力食息弗違故其在講筵在宰屬猶是心也在州郡在藩鎮猶是心也今觀其所言悉可槩見知 上有尅復神州之志則以 古親賢爲請知廟堂有和戎之謀則以悅人心充士氣爲言其補外臨遣則請先克己私以明大義

正人心其召還奏對則請先務實以修德立政用賢民論史正志爲發運使則斥其病民之實論張說書樞密則懼其激武臣之怒在靜江則變漕司抑賣州鹽之法申諸州按習效用之令息洞酋之譁革綱馬之弊在江陵則嚴盜賊之禁結諸將之歡正淮民出塞之罪行義勇量取之法考致要歸無不自所學流出經曰天不愛其道董仲舒曰道之大原出於天道固天之道天不輕以授人自周公孔子以至孟子厥後罕傳雖間有經生文士性理是談體用未明或相矛盾宋興百年濂

溪二程發明於前呂謝游楊扶持於後義理真徹復出
 前儒公與晦庵朱氏出而嗣之相為師友於是演迤溥
 博不闡於世得其大者足以名當世得其小者亦足美
 一身考論淵源所自公力居多今晦庵朱氏已諡曰文
 公沒三十六年始議其諡時則後矣諡之曰宣尚與朱
 氏相參用見羽翼孔門之意諡法體和居中善聞周達
 曰宣公之明理謹獨學精行成是謂體和居中公之德
 言俱立君信民孚是謂善聞周達迹古以驗今博士議
 是請從謹議

嘉定八年 月軍器少監兼權侍左郎官
 兼權考功郎官楊汝明上奉 聖旨

東萊先生呂成公諡議

議曰皇上更化之元年收召故老褒表名節開眾正之
 路發潛德之光凡有關於人心風化者次第修舉先是
 侍講朱公張公及公俱以一代儒宗扶掖道統經生學
 士靡然嚮風然皆不至大位弗獲盡宣其用論者惜之
 會有以朱公易名為請 上心憫焉亟命有司定議好
 尚既明聞者興起于後連帥邦侯欽承德意相繼條奏
 故張公尋亦得諡猗歟偉哉真足以表揭民極敷賁人
 文垂萬世無疆之福也不視功載維彼二公蔚乎相望

矧竝時同道碩大光明有如公者可無褒典以詔來世
乎竊嘗謂儒者之道貫乎三極續絕起墜必待其人周
衰孔孟沒而斯道無傳宋興二程作而微言復闡南渡
以來儒先凋落學者不見前輩典型漫失其真公河嶽
間氣文獻故家自正獻公修踐相業汲川諸賢遺子榮
陽公親受業于河南之門獨得宗旨公承休濟美遠有
源流擢進士高第博學宏詞科公自視歛然思欲會理
成身化今傳後以上接賢聖之緒嘗觀其讀書記有曰
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則公之所自期人

固莫窺其際矣由是益極羣書尚論千古凡天地之運
化萬物之糾紛世故之推移人事之終始悉加尋繹夙
宵靡皇時朱公張公與有志斯事互相磨切不爲苟同
必求至於一是而止文教宣昭朋從簪盍公翁受樂與
如海斯納操偏矯曲如繩斯設指迷迪昏如斗斯揭莫
不隨其氣質俾之成就蓋有自負其能高視一世壁立
倚天者及見公降心屏氣斂鋒藏鏗脫去故習若未嘗
有挾者焉此豈聲音笑貌所能感動哉乾道淳熙間
孝廟銳意致理登延英雋公以儒官召嘗因輪對勸

道命錄卷八
帝求實學用真儒居亡何以憂去及起公史館猶舉獨
運萬機一說反覆爲 帝言之 帝竦聞高論深加器
異善類注目待公施設而公疾矣沈痼累歲人爲興戚
公左圖右書講貫不輟曾不以死生憂患累其心自非
學底于成篤於信道孰能與此噫學之難成久矣細行
之不矜小者之或遺皆未足以言成惟公器可大受力
足超詣而又虛已受人博取約守故其降才爲成才進
德爲成德養性爲成性內之成已外之成物皆是學也
攷之遺編其學以孝弟忠信爲本收斂持養爲要其著

書立言無非明民至理經世大法曰家範曰家箴本末
具舉讀詩有記大事有記或參取毛鄭衆氏之說或昭
明春秋絕筆之旨其他纂述尚多雖未論次而人誦家
藏見者珍重茲所以暢羣儒之異同示衆言之折衷卓
然爲世師表者歟天而未喪斯文少假公年上之得君
行道使天下蒙被休澤次之盡言明道使後學及見全
書則公之初志或庶幾焉方之古人爲世純儒則董仲
舒而不失之迂德備性全其黃叔度之流而言論風旨
尤爲有傳乎九原如可作也微公其誰與歸謹按諡法

開物濟務通達強立曰成公學探幾先道昌天下體立
用具言皆可行非開物濟務乎充類知至日著月明任
重道遠死而後已非通達強立乎諡曰成於議為稱謹

議 太常博士
孔焯上

先是嘉定八年六月知婺州丘壽雋為東萊先生請
諡奉 聖旨呂祖謙特與賜諡

東萊先生呂成公覆諡議

議曰斯文之脈既絕而復續儒者之功也蓋自吾夫子
文教盛行之時異端漸不可遏賴吾夫子主之至孟軻

氏而楊朱墨翟之徒百氏譴起非孟氏障百川而東之
則吾道其喪矣自時厥後殆且千載斯文不斷如髮逮
我本朝濂溪二程倡義理之學續孔孟之傳而天下學
者始知所適從羣邪醜正衆偽嫉真而濂溪二程之學
浸晦浸微又得晦庵朱氏南軒張氏東萊呂氏復闡六
經之旨續濂溪二程之傳而大道以明人心以正然三
儒同功一體天下均所宗師而晦庵朱氏南軒張氏朝
廷既嘗賜諡矣而東萊之宜諡夫誰曰不然奉常按諡
法開物濟務通達強立曰成以成一字易公之名公之

道命錄卷第八
學誠足以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惜乎天奪之年 孝宗方屬意嚮用而公病矣公雖不能盡見之行事而公之遺書實與六經相爲表裏斯文賴以不泯者公之力居多也諡之曰成夫何慊焉博士議是謹議

考功員外郎丁端祖上奉 聖旨依

道命錄卷第八

道命錄卷第九

魏華父爲濂溪先生請諡奏

朝奉郎潼川府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提舉常平等事兼權潼川路運判魏了翁狀奏照對臣猥以晚學誤被東注擢司祥刑于蜀之東旣服攸司兼攝漕輓職分所係其於教學立師崇化善俗所不當後因惟國朝盛時先正鉅公多仕於蜀其生有顯秩沒有卹章載在史冊者不待贅陳如其間有道德隆重學問正大爲世師表而爵位弗稱至未舉易名之典臣偶職學權且先賢故蹟

適在所部敢憚控陳臣竊見故虞部郎中周頤嘗爲合州簽書判官州事不經其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莫不喜稱之其流風所漸迄今未泯士競講學民知嚮風春秋奉嘗有永無替臣始到官嘗遣吏卽其祠而用幣焉退復惟念是特頤所以施諸一方見諸行事之一二爾蓋自周衰孔孟氏沒更秦漢魏晉隋唐學者無所宗主支離泮渙莫適其歸醇質者滯於佔畢訓詁雋爽者溺於記覽詞章言理則清虛寂滅之歸論事則功利智術之尚誣民惑世至於淪浹肌髓

不可救藥斯民也堯舜三代之所以治者也涉秦而後數千百年治日常少亂日常多寧不以此而頤獨奮乎百世之下窮探造化之蹟建圖著書闡幽抉祕卽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者始得以曉然於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者非滯於俗師則淪於異端蓋有不足學者於是河南程顥程頤親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三人於時皆不及大用而其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絕學獨盛於本朝而超出乎百代功用所繫治理所關誠爲不

通命錄卷六
小特拘命秩失舉節惠故紹興初侍講胡安國嘗有請于朝乞爵程顥兄弟使得從祀于先聖先師之廟其後乾道間太學錄魏掞之又嘗白宰相請祠程顥兄弟于學會不果行如周頤則又程顥兄弟親炙而師事之者安國掞之亦未及以爲言則尤爲闕典也臣愚欲望聖慈詳臣所陳如以爲可采乞下之禮官如先朝邵雍徐積等故事先將周頤特賜美諡其於表章風厲誠非小補臣竊欲效使臣勸學之職因遂致蜀人甘棠之思故出位僞言冒昧及此臣知罪矣惟 陛下財幸取進

正 貼黃稱臣竊見朝廷近歲嘗因中外臣僚奏請如朱熹張栻竝蒙賜諡然熹栻之學實宗周頤及程顥兄弟今錄其後而遺其先恐於褒崇美意猶有未盡是敢僭請併乞 睿照伏候 勅旨 嘉定九年春上

都省批送禮部勘當申省本部尋行下太常寺勘會去後今據本寺申檢準慶元令諸諡光祿大夫節度使以上本家不以葬前後錄行狀三本申所屬繳奏其蘊德丘園聲聞顯著雖無官爵聽所屬奏賜并檢準紹興五年十一月四日指揮應守臣守禦臨難不

屈死節昭著不以官品高下竝令本路帥司保明詣
實聞奏特與賜諡本寺照得今來奏內所引邵雍等
竝係特賜諡體例所有周頤發揮正學誠有功於名
教緣官品未該其賜諡係是特降指揮伏乞省部備
申朝廷指揮施行

任伯起為二程先生請諡奏

朝請大夫試尚書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太子右諭
德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兼直學士院任希夷
劄子奏臣聞天之生聖賢也不數苟出而命世明道設

教繼前聖開來學其功用實與天地參故孟子謂堯舜
以來至孔子皆五百有餘年獨孟子去孔子之世百有
餘歲若是之未遠然猶異端縱橫正塗壅底自非孟子
闢邪說詎詖行則吾道亦幾於泯矣故論者謂其功不
在禹下孟子沒聖學失傳士大夫習於卑陋故世無善
治千七百餘歲而河南二程氏出焉發明天地之純全
古人之大體使大道晦而復絕而復續直繼孟子之
後其肇端雖出於周氏而大成實在於二程道統有傳
人心復正視荀楊諸子醇疵相雜穹壤有間恭惟神

道合金卷九
宗皇帝熙寧之際嘗擢程頤為御史 哲宗皇帝卽位之初首寘程頤於經筵蓋以當世共尊其學 聖心灼知其賢特加表顯異諸儒而 先朝元老如文彥博司馬光呂公著諸賢莫不歸敬而尊崇之其後胡安國嘗請錫爵陪祀皆所以昭大原之統紀增 聖朝之光明也近世之得其學者張栻朱熹又皆蒙 陛下褒崇賜諡加惠斯文厚甚臣待罪儀曹竊伏思念 陛下崇儒重道高出百王凡為程氏之學者既已追錄而其所宗師者節惠之文獨未之講豈非有司之過歟載在諡

法有聲聞顯著之文竊謂國朝以來官品未至特 且褒美蓋未有加於二人者也欲望 聖慈渙發德音賜程頤程頤以美諡以昭後學以勸方來實非小補臣冒犯宸嚴無任惶懼俟罪之至取進止十一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

魏華父為周二程張四先生請諡奏

朝散郎潼川府路轉運判官魏了翁狀奏臣聞諡者行之迹昔人所以旌善而懲惡節惠而尊名也爰及後世限以品秩濟以請託於是嘗位大官者雖惡猶特飾之

品秩之所不逮則有碩德茂行而不見稱於世者矣夏
竦高若訥而諡文莊蔡卞鄭居中而諡文正鄧洵武蔡
偁而諡文簡呂惠卿而諡文敏張商英而諡文忠強淵
明而諡文獻林希而諡文節溫益而諡定簡汪伯彥而
諡忠定秦檜而諡忠獻此皆名浮於行而章章在人耳
目者自餘此類又何可勝數而舉世視爲當然未嘗以
爲訝也至於倡明正學於千有餘載之後上嗣去聖下
開來哲如周頤程顥程頤張載及一時文淑高弟其有
功於生民之類亦不爲少矣世之相後不爲近矣而卒

未有表而出之者人亦不以爲闕也臣竊爲之不平久
矣迺自前歲誤被東擢攝承漕寄遂因職分所關輒爲
周頤昌陳易名之請又於貼黃有云近歲如朱熹張栻
皆已賜諡而熹栻之學實宗周頤及程顥程頤今錄其
後而遺其先似於褒崇美意猶有未盡已荷 皇明亟
垂俞允遂以所奏下之有司維時春官亦專以程顥兄
弟爲請申命所屆承學之士聞風興起蓋學術之標準
風俗之樞機所關甚不小也而二年于茲猶未有以易
其名者豈事大體重未容以輕議邪抑且邇年以來諡

道合錄卷九
之美者曰文曰宣曰成既首以用諸周孔之苗裔故思以加諸此者而未能也然稽諸諡法亦豈可以如此借曰如文如宣如成者既不可得而易則師承之間亦不嫌於同諡也臣愚欲望 聖慈申飭有司速加考訂俾隆名美諡早有以風厲四方示學士大夫趨嚮之的則其於崇化善俗之道無以急於此者臣出位犯分荐瀆 聖聰伏候斧鑕之誅 貼黃臣曩者本為周頤嘗仕本部故冒致易名之請因併及程顥程頤則已有僭越之嫌矣既荷 聖慈悉加采納然同時如崇文院校書

同知太常禮院張載講道關中世所傳西銘正蒙理窟禮說諸書所以開警後學為功亦不在程顥兄弟下而易名之議亦未有以為言其門人嘗欲諡為明誠中子司馬光以為弟子誅師不合於禮今若自公朝舉行闕典使之徧及諸儒無復遺餘之憾則正學益闡善類胥奮實斯道之幸欲乞 聖慈併下有司討論施行伏候

勅旨

都省批送禮部勘當申省

禮部太常寺申準都省批送下潼川府路提刑權運判魏了翁狀故虞部郎中周頤乞特賜美諡後批送

道合錄卷九
部勘當申尚書省本部未準都省批下之前先準
御封付下魏了翁奏乞將周頤特與賜諡事尋下太
常寺勘當去後據本寺申周頤發揮正學誠有功於
名教官品未該其賜諡係是特降指揮乞備申朝廷
指揮施行申部今再準批下亦爲上件事理本部所
據太常寺昨來申到事理備錄在前伏乞朝廷指揮
施行伏候指揮嘉定十年正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依

濂溪先生周元公諡議

議曰大哉元乎在易爲乾元之首在春秋爲始年之法
天下之理蓋未嘗無其初也古道修明人心純一聖賢
之功固無自而見不幸而渙散殫殘之餘有能復振遺
響俾絕者自我而續晦者自我而明是故有元之義焉
參之大易春秋之說又寧有異指哉自孟軻氏沒異端
滋熾重以專門於漢清談於晉至唐則文藝益工展轉
沈痼以迄五季之陋幾於蠹蝕不存矣而在人心者了
無恙也宋興鉅公名人鳥奕後先其聞道亦不爲淺大
槩更相推激不離乎文字論議之末而挈提宗旨孰主

道命錄卷九
張是天淑諸人有濂溪先生出焉先生道學淵懿超然自達負出乎萬物之表而其最深切者太極有圖所以發是理之幽祕易通有書所以闡是圖之精微圖有無窮之義書有不盡之言學者潛玩而服行之如是可以探二氣五行之運如是可以見中正仁義之本如是可以以識神物動靜之別槩曰廣大高深究其歸則不外乎日用飲食之常斷斷乎其有功於斯世也蓋嘗深探其造道之所由來矣或謂得之先天先天得之龍紀其說幾於迂誕而無考又曰其圖實出於穆脩脩之傳出於

陳搏老子之學也閻端清虛之地而能純明斯道抑有疑焉要之先生所得之奧不俟師傳匪曰智索神交心契固已極其本統不然嗜流泉之紺寒愛庭草之交翠體夫子之無言窮顏淵之所以樂是果何味而獨嚙齶之邪故能發前聖之所未發覺斯人之所未覺使高遠者不墮於荒忽使循守者不淪於滯固私意小智何所容其巧詭經僻說何所肆其誣如密雲宿霧有日斯赫如斷瀆絕潢有泉斯湧當且晝枯亡之餘而平且之復固清明也當六陰既剝之後而天地之心固生生而不

息也其功用豈不大哉近世朱文公熹張宣公栻呂成
公祖謙尊敬斯學或列之篇端或紀於書後或辨于註
釋之詳或嚴於問對之確先生之名益闢大光明于時
矣謹按諡法主善行德曰元先生博學力行會道有元
脉絡貫通上接乎洙泗條理精密下逮乎河洛以元易
名庶幾百世之下知孟氏之後觀聖道者必自濂溪始
昔潘興嗣何人敢誌其墓彼其為說曰善談名理宜不
免後人之誚也承議郎行太常博士臧格職當議諡茲
復妄論先生抽關啟鑰得吾道之正傳自為無愧於心

若夫繪畫摹寫似鄰於僭異時或與潘同誚則不敢辭

謹議

嘉定十二年太常丞兼
權兵部郎官臧格上

太常博士高文善申連準本寺牒備奉 聖旨令文

善議撰周頤程顥程頤賜諡恭詳近制臣僚請諡先
下博士定議考功覆議厥為常典今三先生明道闡
教為一代儒宗所有定議諡事關名教所不可輕乞
遵唐寶應及國朝治平編勅故事下太常寺或都省
集官擬議議定仍下博士撰文庶幾厭服公論尚書
省劄付禮部太常寺擬定申省十年五月六日也會

文善罷去爲博士議撰此議至是上之後批送吏部
覆諡繳申尚書省

明道先生程純公諡議

羲曰壽濂溪之脉吾道賴以復傳者有二程先生在載
惟二先生天分不齊及其體道成德則同歸一致有司
議節惠之典未免從而區別然二先生所得之妙又豈
容以差殊觀哉謹考伯淳先生窮理盡性開示後學潑
國太師叶之公言以表其墓曰明道先生夫道之不明
天實憫之今茲篤生賢哲資稟特異天意固有所屬矣

居洛十年充養備至融會貫通內外洞徹人見其氣貌
肅然不敢卽也而和氣充浹睥面盎背遽色厲辭亡有
也人見其接物粹然若可易也而望之崇深截截乎規
矩準繩不敢慢也局度清越世故若將浼焉而克動小
物雖鄙賤猥瑣弗之憚也立言灑落近而易知扣之則
無窮出之則愈新也切議先生者所見自不一而不知
先生道積于中固純平而不雜也抑嘗究極先生所以
用力之地矣謂心不可以一事留謂學不可以一善止
有適有莫戒其非天地之全客氣未消防其爲義理之

勝以至去新學之支離非釋氏之不相聯屬忌學者之
先立標準斥記誦之玩物喪志蓋圭角少露皆先生之
所不予若訓不息爲生則曰中無間斷推明易理則曰
敬無間斷純亦不已此天之所以爲天也先生妙造精
詣渾渾無涯其體純盡在是歟異時身居御史不用文
字以懲詆訐之失元祐羣賢悉起散地先生獨有憂色
使之協濟於朝以施調一之功安有紹聖報復之禍哉
一時遊其門者日遊乎寬平樂易之中而無有枯槁憔悴
蹙蹙迫無聊之態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故得先生之

敬者非顯道之誠明篤實則公揆之端厚方重得先生
之和者非淳夫之安恬靜默則中立之簡易平淡誠以
先生會道之全備隨其所得者固已足名世矣按諸諡
法中正粹精曰純伊川先生狀其行曰純粹如良金呂
本中摭諸先賢之論曰溫然純粹張宣公嘗爲之贊亦
曰會其純全今諡以純庶足以賓其實當先生旣沒門
人學于相與推尊稱美其間固有不同者夫以親見而
師之旣無異教必無異辭特以先生道大未易稱故各
用其所知者以名之使其有得乎純之說雖生乎百載

之上又安有異辭乎謹議

嘉定十二年太常丞兼
權兵部郎中臧格上

伊川先生程正公諡議

議曰講道一門兄弟自為師友天下皆知有河南二程之學不幸而明道先生早世斯文之責又將誰屬猶幸師道尊嚴天下學者以其事明道者事伊川焉則明道為不亡矣欽惟伊川先生材資勁正法度森嚴凡其造詣淵深發微指極者無非明天地之正性行天下之正道貫通融液有不待閑邪而誠自存者竊窺仞牆方且自敬而入曰入道莫如敬不敬則何以致知曰主一之

謂敬不一則二三矣至於涵養則用敬急迫則非敬其著察之深似若一毫不敢少肆於其間豈用意檢防在先生猶未能忘邪蓋先生之學專以敬為主充養備至固宜粹然一出於正也由是用其所學上足以正君心下足以正人心又豈勉強人力之所能致歟自王制不存人主親賢士大夫之日少先生被命經筵凡所建明殆不一疏宮庭至嚴闕也欲備知 皇帝動息隨事規切六參起居有時也欲講官同日晉見從容納誨番直以冀數召輪侍以希陳說乞坐講以表崇儒之實不避

道命錄卷九
嫌名以抑尊 君之過所以熏陶人主之德性者固不
嫌乎詳也每念先生一遇勸講則宿齋預戒期以感動
上心是豈求精於章句之末頰舌之嘵嘵哉以是而
正君心則君心正當人欲蔽瘡之餘思欲漲末流而返
之必使天下知有大學之書故其正是心也治其亂收
其蔽安其危儻稍不抑畏則窘我屋漏皆寇賊之不可
制者矣夫一恚詈之微若未過也則戒其動心忍性蓋
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一警懼於暗室之頃未爲失也
則斥其燭理不明蓋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以至溺文

章則惡其玩物遇患難則憫其不能舍生蓋有所好樂
憂患則俱不得其正夫人而能盡去其累奚患不盡復
其全乎以是而正人心則人心正嘗考易傳等書及門
人錄其語以行於世莫非經世之大法誨人之要說也
然精微嚴密之旨所以扶世立教者惟上足以正君心
下足以正人心關繫爲最切謹按諡法庶物從之曰正
粵自春秋戰國諸侯放恣邪說暴行夷狄禽獸逼人非
聖賢任撥亂反正之責則天下幾何而治寥寥千數百
載人極復建舉天地萬物之理悉歸於正視聖賢之功

不歎矣今而曰庶物從之豈溢美乎請諡以正其孰曰
不宜痛念先生既死洛人畏黨無敢會葬致詞以祭者
僅四人年邁而往竟莫有狀其行而銘其墓者屬者朱
文公始著年譜誠可於邑迺今得諡先生而撰議焉雖
未學膚受幾於蠡測抑何幸歟異時太史采錄或問之
曰正之功用何如哉則將應之曰上足以正君心下足
以正人心謹議

嘉定十二年太常丞兼
權兵部郎官臧格上

濂溪先生周元公覆諡議

議曰理學之說隱然於唐虞三代之躬行闔端於孔門

洙泗之設教推廣於子思孟軻之講明駁雜於漢唐諸
儒之論議而復恢於我 宋濂溪先生周公頤一濬其
源而流之混混益昌於今放諸百世無疑也先生亦何
心於易名哉監司有請博士有議諡曰元公追尊也然
而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乾坤位焉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凡曰元者謂其肇於此者也故曰
元者善之長又曰春秋以一爲元先生之於理學晦而
明之窒而通之亦可以謂之元乎及觀河汾王通嘗遊
孔子之廟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子子兄弟

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蓋嘗三復斯言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又乾坤之元也夫子生於晚周果何與乎太極哉無乃春秋之際三綱淪九法斲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理學亦幾乎息矣夫子出而開天理明人極扶持而封植之殆猶乾坤之再造謂之合德太極宜矣知夫子與太極合德則闡夫子所謂合德者於剝蝕之餘諡之以元不亦可乎謹議

嘉定十三年正月十三日軍器監兼考工郎官

樓觀上六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依

明道先生程純公覆諡議

議曰嘗觀明道先生有言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之又曰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氣象也先生之品藻聖賢區別於片言隻字之間儼然如在其左右也然則今之議先生之諡者烏可泛然而贅爲之說乎博士諡曰純公豈有得於春生而爲和風慶雲者乎及觀伊川先生狀其行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信斯言也諡之以純曰宜謹議

嘉定

十三年正月十六日軍器監權考功郎
中樓觀上六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依

伊川先生程正公覆諡議

議曰伊川先生程公頤奉其兄明道先生親得濂溪先生而師之宜其心同道行同功無間乎一氣今博士諡明道以純諡伊川以正曰正與純亦有異乎此覆議者所當辨也夫有天資有學術學術得於師承之素天資得於稟賦之初以學術而充天資固可以造道之淵微然而天資之得於稟賦者雖聖賢不能以彊同而終亦同歸於道也明道天資純粹其接物如春陽之溫其言

之八人也如時雨之潤故曰純若夫伊川天資之正法度森嚴豈明道所謂秋殺盡見泰山巖巖氣象之遺風餘韻者乎考之議論揆之躬行參之立朝大節諡之以

正曰宜謹議 嘉定十三年正月十六日軍器監兼考功郎中樓觀上六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依

魏華父再為橫渠先生請諡狀

朝請郎直祕閣知潼川府魏了翁狀照會了翁前任潼川府路提刑兼權運判及後來正除運判日曾兩次具奏乞將先儒周頤程顥程頤特與賜諡俱荷 聖慈亟賜俞允天光俯燭正學昭明藐然孤踪允謂榮幸惟是

第二次奏狀貼黃爲故崇文院校書同知太常禮院橫渠先生張載併致易名之請蓋謂四人有功正學事體一同竊聞已曾下禮官勘當然至今四年未蒙施行學士大夫不無觖望照得橫渠先生奮乎關中闡明理學窮極道奧徧覽而獨造兼體而及用其于理氣性命之分屈信聚散之感發前代不傳之祕示後學有守之端不疑所行不懼獨立蓋間世之豪傑三先生之羽翼也方其卒也門人嘗欲諡爲明誠中子程純公以問司馬文正公謂弟子諡師不合於禮元祐四年秦鳳路提點

刑獄張舜民有請謂先生學際天人誠動金石著書萬言陰陽變化之端仁義道德之理死生性命之分治亂國家之經罔不究通蓋孟軻楊雄之流如荀况輩殆不足道自其既卒中外臣僚錄其平生以言于朝或乞賜田或乞錄用其子或乞降諡今乞檢會臣僚累奏於三者之間凡可厚其終者舉一而足庶使褒賢之典獨見於本朝舜民之奏可謂懇切而歷年浸多終未講行乃自比歲傳者如朱文公張宣公呂成公先已賜諡爲之倡者如周元公程純公程正公繼亦得請尚此獨闕寧

無遺憾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檢會了翁嘉定十一年內
奏狀再下禮官遵照近例速與賜諡庶幾上以補先朝
之闕典下以慰學者之公望其於斯民善俗所關不小
須至具申

嘉定十四年上

十六年正月一日有旨張某特賜諡博士陳某擬諡
曰達而考功春官皆不以為然禮部侍郎衛某議於
明誠中三字內取一字用之華甫時為太常少卿擬
用誠字及考諸諡法則至誠感神曰誠議者以為不
可用遷祕書監去奉常迄今未定也

按國史本傳稱諡曰明熊氏去

非性理羣書稱諡曰獻未知孰是

道命錄卷第九

道命錄卷第十

錄用伊川先生後人詔旨

正月一日三省同奉

聖旨伊川先生程頤紹明道學為宋儒宗雖屢經褒榮而世祿弗及未稱崇獎儒先之意令尚書省訪求其後特與錄用 嘉定十七年下

先是紹興褒錄黨人伊川先生孫暘仕為迪功郎江州德化縣丞暘之子謙之不仕及是 詔下提舉江東茶鹽兼池州史定之招兩位子孫審驗有觀之者

居長七十四矣次謙之子源乃先生四世嫡孫定之
尋以其譜系上于朝四月五日 詔補觀之不理選
限登仕郎差充池州州學學賓令本州於上供錢內
月支二十千米二石俾奉祭源令赴吏部銓量申省
吏部銓量源年三十九無疾病六月三日詔補源迪
功郎

伊川先生四世孫源授迪功郎制

勅故左通直郎崇政殿說書贈朝請大夫直龍圖閣諡
正程頤四世孫源朕惟道德性命之旨具載魯論孟氏

之書關洛諸儒講明益備奈何頃歲各欲專門遂致邇
來橫生邪說朕所以悉賜先儒之諡併及張呂之僞曲
阜來歸既尊崇於孔氏元日發制復訪後於伊川觀之
年高廩而奉祀源方強仕遂命以官庶幾感發人心推
明道統俾務躬行之實無爲邪說之歸爾其懋哉朕意
深矣可特授迪功郎

嘉定十七年
六月三日

晦庵先生贈官封爵指揮

朕每觀朱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註解發揮聖賢
之蘊羽翼斯文有補治道朕方厲志講學緬懷典刑深

用歎慕可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諡如故

晦庵先生贈太師追封信國公制詞

勅天之未喪斯文以方冊之具在書者所以載道歷古
今可明惟我宋之化成有二程之傑出雖博極羣經
而窮理必提挈要指以示人故於論語大學之傳與夫
子思孟軻之作常誨人而不倦俾學者之易知浴襲既
訛本真浸失嗣興道統允屬儒先華文閣待制贈寶謨
閣直學士諡文朱熹極高明而道中庸多聞見而守卓
約凡六籍悉為之論述於四書尤致於精詳紛然眾說

之殊折以聖人之正朕自親學問灼見淵源常三復於
遺編知有補於治道載惟一節歷事四朝早錫郡符晚
登橐從始終之際待遇弗渝然而學士隆名博聞美諡
備舉當時之茂典未充 列聖之盛心是用析圭五等
之尊定位三公之冠申加禮贈式究前猷噫身沒言存
所恨丘原之難起源深澤遠實同義理之無窮尚其不
忘歎此嘉命可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諡如故

寶慶三年正月

王暨行

晦庵先生加封踰月先生子工部侍郎在入對言人

主學問之要 上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在因奏閱損以下九人竝封一字公獨會參封郟侯蓋與閔損竝封揚雄劇秦美新乃列之從祀乞毀其像 國家有程顥程頤又有張載得孔孟以來不傳之緒若使之 祀夫子廟庭斯文幸甚 上嘉納之

晦庵先生改封徽國公制詞

勅饗明堂而滯澤具有彝章謂故國以移封式尊儒道昔屢舉褒揚之典茲再疏迫禮之恩眷我宗工若時明

訓具位朱某傳孔孟之學抱伊傅之才講道以致知格物爲先歷萬世而無弊著書以抑邪與正爲本闢百聖而不慙阜陵知之而有廉靜之褒寧廟用之而賴論思之益非漢唐諸子所可擬議於伊洛二老尤能發揮肆予訪落止之初深有不同時之恨每閱四書之奧旨允爲庶政之良規雖已加禮贈之崇然未盡憲章之善適逢禋歲載錫嘉名爵之父母之邦位以公師之品豈專踵故式表教忠噫指書社而封斯道遂明於今日卽桐鄉而祀厥光負異於前聞有赫其靈尚淑爾後可依前

贈太師改封徽國公諡如故

紹定三年九月鍾震行

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從祀指揮此

續增

正月十五日三省同奉 御筆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

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真見力踐
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
思明辨折衷會融使中庸大學語孟之書本末洞徹孔
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讀五臣論著啟沃良多今
視學有日宜令學宮列諸從祀以副朕崇獎儒先之意

淳祐元年

濂溪明道伊川橫渠晦庵五先生封爵指揮

正月十五日又奉 御筆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

宜令學宮列之從祀所合各加封爵除朱熹已封徽國

公續奉 聖旨周惇頤封汝南伯程顥封河南伯程頤

封伊陽伯張載封郟伯

淳祐元年

濂溪先生追封汝南伯制詞

勅天祐我朝五緯聚奎篤生哲人上續洙泗故任尚書
虞部郎中分司南京贈宣奉大夫諡元周頤光霽灑落

道命錄卷十

五知不足齋叢書

明通公溥尚友造物默契羣聖建圖著書垂訓萬世演
大易不傳之祕闡六藝未發之微千數百年斯道晦冥
一旦如日方中非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者歟
爰躋從祀仍錫追封以示褒崇以勸來者可特封汝南
伯餘如故

二月口趙汝騰行

明道先生追封河南伯制詞

勅明道初元天於河南篤生大賢是似顏子故任左丞
議郎宗正寺丞諡純程顯德性粹甚天理渾然由明而
誠有過化存神之妙自體達用有綏來動和之功使得

相於熙寧蒼生之福未艾朕每追惜之然誦其遺書如
有用我朞月而可真足以開萬世之太平也爰躋從祀
仍錫追封以示褒崇以勸來者可特封河南伯餘如故

伊川先生追封伊陽伯制詞

勅明道二年天於河南挺生儒宗是似曾子故任左通
直郎崇政殿說書贈朝請大夫直龍圖閣諡正程頤直
內方外智崇禮卑物格知至則由體驗之功任重道遠
則自持守之固發明六藝辭嚴義密怡然理順渙然水
釋豈獨天下之士受先覺之賜朕萬機之暇垂意經術

所藉以緝熙多矣爰躋從祀仍錫追封以示褒崇以勸來者可特封伊陽伯餘如故

濂溪先生加封道國公制詞此下新增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蓋聞孟軻既沒道失其傳孔子微言人自爲說諒斯文其未喪有真儒之間生故汝南伯周惇頤稟元氣之至精紹絕學於獨得圖太極而妙斡萬化著通書而同歸一誠俾聖教燦然復明其休功尚其不泯朕守成繼體貴德尊賢追念前脩久稽彝典已從廟庭之

祀盍疏鄉國之封於戲霽月光風想清規之如在元衮

赤芾冀寵命之斯承可加封道國公主者施行延祐六年十月

霍希賢行

江南行臺請加封二程先生公爵狀

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脫因不華狀源源道統扶皇極而正人心洋洋聖謨振彝倫而重後世粵自孔孟以來道學幾熄下逮故宋二程出焉續洙泗欲斷之流衍伊洛初分之派上以啟先聖未發之祕下以造前賢未言之元擴而充之使一貫之理復著推而演之至

三才之道竝明仁智兼全體用俱備俾于五百年聖人之道復明於世考覈其功不可言既橫渠晦庵南軒魯齋四先生異代同符實宗其道欽惟 聖朝稽古右文褒崇正學舉行典禮略無闕遺魯齋先生已錫上公列于從祀二程先生尚仍伯爵未及加封使舉後以遺先則忘本而崇末且既同者道統所殊者爵封士論或不能不扼腕卑職切詳風化之司實關文教知而緘默是為隱言如蒙聞奏請以二程先生并橫渠南軒一體加封公爵不惟公道之有符實為清朝之盛典如允所言

斯文之幸

天歷二年上
事未報復狀

又

竊惟孔孟既沒而無正傳漢唐以來惟尚功利彝倫道統之學邈然不聞至河南二程子邇天人一致之源得千載不傳之妙立言立行允德允文功業貫於古今體用光於後世昔膺伯爵今未褒榮如蒙崇德報功錫以公爵其於興儒重道不為小補

行臺看詳伊川明道二先生接孟子千載不傳之統實有功於後世宜加封爵以示聖元褒崇之盛典移

咨御史臺呈奉中書省送禮部照擬移準太常博士
議程張先生加封公爵實為盛典部議宜準所擬及
福建分水縣學諭王克明亦嘗建言河南純伯程明
道伊陽正伯程伊川二先生傳道國公周濂溪之學
為徽國公朱晦庵之師獨其封爵止列為伯有此不
倫觀瞻未允如蒙申明朝廷考論大典援例封公其
於世教不為無補至順元年閏七月二十九日中書
平章欽察台等奏集賢院書河南二程子昔已封伯
今宜加以公爵臣等移文翰林集賢太常諸儒臣集

議定擬明道為豫國公伊川為洛國公乞令翰林國
史院撰述詞命給降奉 聖旨邪般者

明道先生加封豫國公制詞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朕惟三千之徒莫先顏氏眷言往哲式克似
之故河南伯程顥體備至和躬承絕學元氣之會鍾於
獨得聖人之道賴以復明繫百世之真儒豈追崇之可
後爰蒐盛典爵以上公嗚呼緬想德容儼揚休而山立
聿新禮命敷渙號以風行服此寵靈益綿道統可加封

豫國公主者施行 至順二年九月
日黃潛行

伊川先生加封洛國公制詞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朕惟孟氏以來千有餘歲不有先覺孰任其承故伊陽伯程頤本諸躬行動有師法謂初學入德始乎致知格物謂從時隨道在乎觀象玩辭遺書雖見於表章異數尚稽於封冊胙之大國庸示褒崇嗚呼規矩準繩庶有存於矜式火龍黼黻匪徒侈於儀章懋相人文以對休命可加封洛國公主者施行

晦庵先生改封齊國公制詞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蓋聞聖賢之蘊載諸經義理實明於先正風節之厲垂諸世褒崇豈間於異時不有鉅儒孰膺寵數故太師徽國公朱熹挺生異質蚤擢科名試用於郡縣而善政孔多迴翔於館閣而直言無隱權姦屢擯志慮不回著書立言嘉乃簡編之富愛君憂國負其經濟之長正學久達於中原渙號申行於 仁廟詢諸僉議宜易故封國啟營丘爰錫太公之境土壤鄰洙泗尚觀尼

父之宮牆緬想英風載欽新命可追封齊國公主者施

行至正二十二年二月二十日

道命錄卷第十

